

鄭炳南小說

金錢遊戲

在金錢的遊戲裡，只有法律，沒有道德，
而法律是為了方便遊戲而設定的。
在愛情的遊戲裡，只有道德，沒有法律，
而道德是因人而異的。





「推理小說的佈局，出人意料之發展，文學表達的技巧，鄭炳南的小說絕不會令你失望。但這只是一半，另一半是借小說的情節月旦政治人物，社會事件和西方文化的霸道、偽善，這才是一般小說所欠缺的。能反映時代的文學，才是有真正生命的文學！」

——王岸然（大學講師）

「鄭炳南的小說之所以極具震撼力，除了謀篇佈局的巧妙外，乃因他能以機敏透徹的洞察力緊切時弊，透析人生，故無論寫哪個界別的人物都有情有性，寫甚麼人像甚麼人，因而人物個性栩栩如生，躍然紙上，令讀者在字裡行間看到了文學的真情。這是鄭炳南小說的一大特點，由此可見他的功力之深厚。」

鄭炳南又是一個大情大性、愛憎分明的作家，他對世情的論析，深中肯綮。故他的作品無論藝術性和思想性都達到了較高的層次，讀來發人深省，令人沉吟再三。」

——朱道忠（作家、音樂家）

「鄭炳南先生的小說結構嚴密，情節生動，故事曲折離奇，人物刻劃具立體感，營造氣氛不錯，可讀性甚高。」

——李遠榮（作家）

「文筆流暢，人物語言富性格化。頗精於營造環境氣氛，令人擊節讚嘆。作者的小說為「純香港」化的小說，並非如一般人可貶低的「快餐文化」。我相信隨着作者對人物故事的老到駕馭，必能成一家。」

——紫丁（作家、詩人、《大公報》副刊編輯）

「……願意思考的讀者，確實可以得到緊張激烈情節之外的收穫。」

——蘭心（作家）

作獎。

東中國「人生」和長篇小說《陰謀與殺戮》、《金錢遊戲》等。新
小說《局中人》榮獲一九九八年「首屆全國偵探小說大賽」新
《目標》、《叛徒》、《鄭炳南短篇小說集》、隨筆評論集《毛澤
作品有中篇小說《綁票圈套》、《瘋狗之死》、《局中人》、
生活消磨一生感到迷惘的無神論者，一個懂得命運不可抗拒的人。
鄭炳南，廣東潮州人。一個看到眾生皆為重複、枯燥、無意義

ISBN 962 - 16 - 0077 - 4



9 789621 600776

港幣五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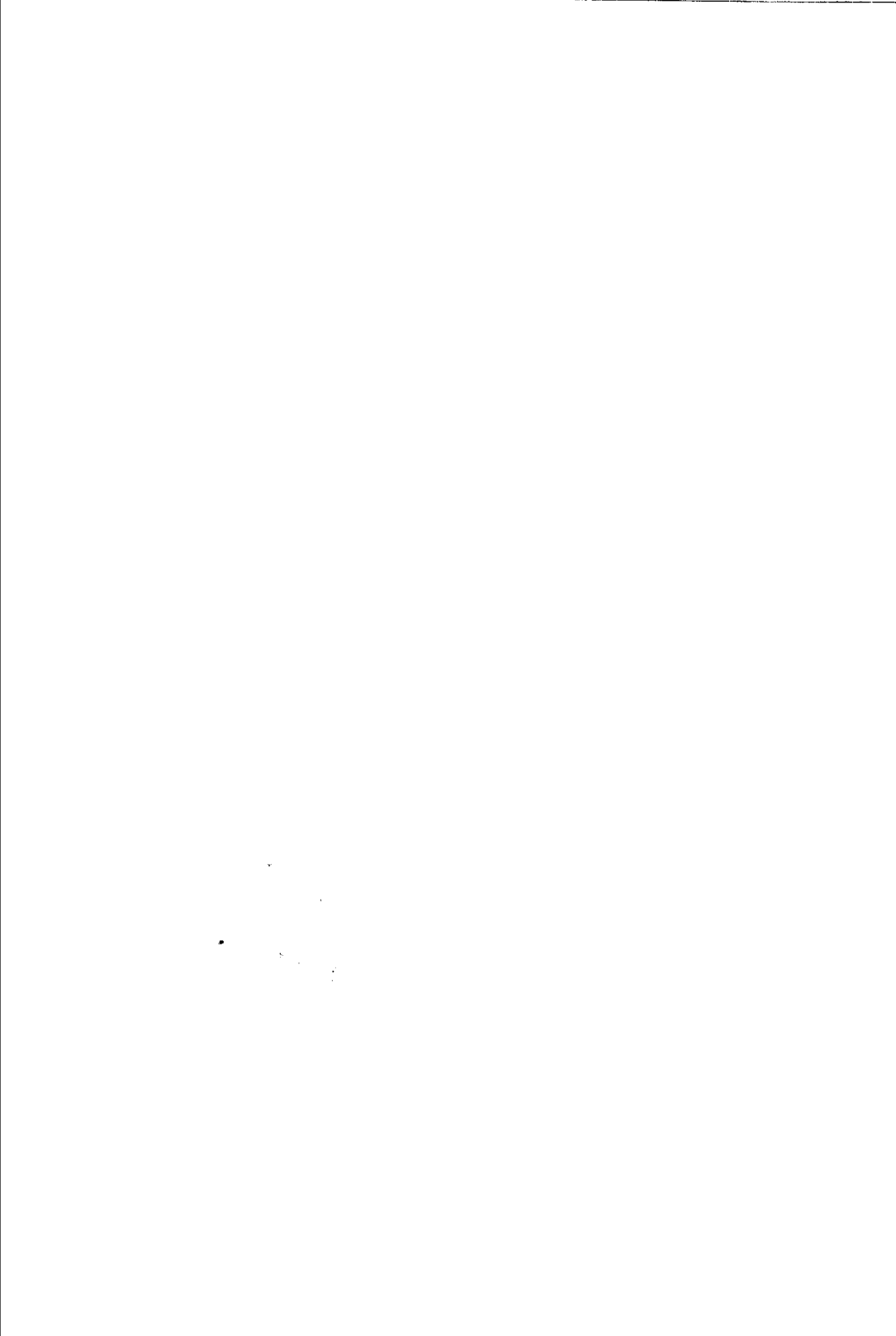
Printed in Hong Kong

鄭炳南 著

金錢遊戲

你閱讀的是小說，其情節和人物
可能會在香港發生，
就好像想到的、幻想的、期望的
總比做得到的多得多一樣。

科華圖書出版公司



目錄

第一章	唇槍舌劍	7
第二章	押寶賭勝	29
第三章	藕斷絲連	49
第四章	天堂地獄	75

第五章

盡入彀中

.....

103

第六章

負隅頑抗

.....

121

第七章

龍蟄鹿肥

.....

147

第八章

金錢遊戲

.....

167

第一章 唇槍舌劍

那

婆娘褪掉衣服，山濤的日光還是蹣跚在那雙黑色大眼睛，修長的彎眉，箭似的目光，以及停留在唇瓣、皓齒間的微笑上。他知道眼前的女人和以前那些賤貨一樣不會相信，他要的就是她們這個顯示生命，須臾之間的表情，不是肉體，

他打量她的美妙面龐，才發覺縮着棗紅色髮髻的頭髮油光閃亮如舊，山濤心裡略爲一動，感覺到這娘兒心裡面有一個不願意讓他知道的念頭。

她脫了衣服，卻不讓扎起的頭髮披下，爲什麼？就在這個時候，那個一直綻放的狡獪和誘惑笑容搖晃接近，赤裸的身體像桌上舞女郎貼緊着緩慢跣蹴下來，屁股擩得子大又圓。他感覺到皮帶扣鬆開，拉鍊被一點點地拉開，褲子滑落到地上，真的是美貌使貞潔變得

淫穢！他嘆了口氣，知道這淫婦想幹什麼了。

看得見的四十歲以上的男人裡，有誰能弄得清女人這種奇異動物的真正用途？不可能吧！人生閱歷使這些奸猾的生意人能夠揣測到女人那一雙雙閃爍眼睛後面的善意、歹意。可是，在那些深不可測的閃亮瞳珠後面，那些嬌小玲瓏腦袋裡還有一大堆叫男人耗費一小心血也無法了解的古靈精怪主意，讓你覺得女人無法同腹知心，難以駕馭。

他不知道眼前的女人爲什麼願意俯伏地下，這個淫婦的男人在權勢和金錢上的力量不在他之下。也許在女人心裡最隱秘的皺髮後面，儲藏着比男人更滾熱的溶漿！背叛的火山是附髓的原罪，何時爆發，是否爆發因不同的人、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有不同的解釋。山濤張大口忍不住喘了口氣，伸手觸摸腳下女人的頭髮，讓她知道自己的輕憐蜜意。這婆娘不識趣地擺開頭，不讓山濤弄亂頭髮。悲哀和失望從山濤腦裡洶湧而出，這淫婦和那些女人一樣，在這種時候，記望的還是那一頭頭髮。看來，命運只能幫助他玩弄她們的肉體，卻得不到她們的燦爛笑容。他只是她的工具？玩物？她要的只是看得到的頭髮和快樂？

男人願意對有性關係的女人傾盡心思，女人對任何男人只說一半心裡話！山濤低頭注視那全心全意工作的髮髻，又一次的苦笑搖搖頭：她們天生不相信男人，寧可找手帕交請教切身利益。男人知道一切肉慾關係的膚淺無聊，可是，不管愛情、感情、肉慾，男人就

像酒鬼一樣，喝過的還會再喝，愛過的還會再愛。

——就像曾經發生過的上萬次經驗一樣，妻子的氣息和形象又像夢魘一樣在眼前油然而生。他又愚蠢地拋給自己一個永遠沒有答案的問題：米賽珠是女人還是男人？是分房睡覺的老婆還是可以分擔成敗的拍檔？和自己在一起的時候，她得到的是權勢、地位還是感情和安定？然後，犯罪感和自疚像風一樣掠過豪華的辦公室。他厭惡地拍拍叫他作嘔的頭顯示意結束遊戲，果然，這婆娘就像以前那些蠢貨一樣會錯意，以為工作勤快會有花紅。

就在這個時候，他們一起聽到了從未經驗的聲音，秘書房裡傳過來一陣大發雷霆的爭吵聲音，女秘書故意提高的聲音蓋不住一個由于狂怒、顫抖的男人聲音。

山濤感到一陣暈眩，瞥了一眼地板上的女人，她面色蒼白，僵硬的身體和恐懼的日光在表示：這聲音，這聲音……

他果斷地作了個手勢，叫她逃進私人盥洗間。他拉起內褲，就聽見秘書叫喚警衛的聲音充滿怒氣和恐慌，總裁辦公室的房門受到一下沉重地撞擊。他彎腰扯起地板上的外褲，「砰澎」——辦公室外有人跌倒慘叫，幾乎是緊接的，山濤感覺到房門同時被人一腳踹開。

這個兩眼冒火，臉氣得發紫，眼神迷亂傢伙站在門口，惡狠狠地瞪視呆坐地板上的赤條條妻子和正在慢條斯理扣好褲子的渾蛋——瘦骨嶙峋，目光精悍尖利的香港最大證券投

資公司，「博斯富集團」總裁山濤。

誰都認識他——倒不是那看不見綠色頭髮的頭顱剃得像個禿瓢，而是這個像健身院魁梧教練的相片每天出現在暢銷的財經報紙上。一直呼籲投資者保持冷靜態度的「安勒頓基金」總經理孫皓臉上是一副嚇人的怒容。

「你怎能這樣對我？哈利。」那一根粗如肉腸的手指跟着咆哮顫動。

「你誤會了，泰萊·孫。」山濤拽了拽領帶，揚起一邊眉毛，作了個手勢說道：「我和孫夫人沒有做出傷害你利益的不恰當行爲。」他用皮鞋踢了一下，叫那個呆楞不動的裸婦尖叫一聲返回現實世界。

「你打她？你還打她？——」孫皓兩眼充血，高聲吼叫衝前，一拳送進狗雜種的腹股溝裡。

山濤痛得肌肉一陣痙攣，嚎叫一聲便跪倒在地，然後，眼前一黑，知道臉上又挨了一腳。

「抓住他！抓住他！」他趴在地上，聽見秘書的急促叫聲，勉強睜大疼痛的眼睛抬頭，看見那怒目圓睜婊子養的在兩名健碩的警衛手裡蹦蹦掙扎，嘴巴就像滑了絲的水龍頭一樣，不三不四咒個不停。

山濤站起來，剛看見額頭淌血的秘書把地板上的女人和衣服一齊推進盥洗間，米賽珠

就這樣大步走進來。

所有的動作都停下來，連婊子養的孫皓也不甘心地上嘴巴。總裁夫人惡狠狠地瞪了丈夫一眼，朝警衛點點頭說：「放開他。」

「蘇珊娜，你這個丈夫作孽呵……」孫皓怒視關上門離開的警衛，呼哧呼哧的喘氣說：「他怎麼能這樣欺負我……」

米賽珠眯起噙淚眼睛死死盯着丈夫，腫脹的左眼下，還是那一副討厭的蠻不在乎神情。她不知道自己得到的是一個怎樣的男人？這種男人做生意和幹女人一樣精明果斷、膽大妄為，一次次的讓妻子替他收拾這些拿刀子剜心勾當毫不害羞。她不知道丈夫身上那股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是性狂躁病，還是那種叫她和女人們見到時恹恹，見不到時就神不守舍的吸引力。不管如何，今天的蘇珊娜·米擁有「國際婦女促進會」理事，「香港扶輪會」首位名譽女會長等七個顯赫銜頭。她比其他的女人聰明的是，當自己高高在上，承受四面八方阿諛奉承的時候沒有得意忘形，知道一切的名利地位來自丈夫，人們畏懼的是山濤。「我是律師。孫先生。我是『博斯富集團』執行董事。」米賽珠轉過身瞧這個人高馬大膀大腰圓人物。

孫皓一翻眼白，手指着走向辦公桌的山濤，粗魯地說：「米律師，這狗雜種引姦我的女人，他媽的，我要報警，一定要叫他身敗名裂！」

坐在大班椅裡的山濤沒有理會，彷彿一切糾紛已交給律師。米賽珠點點頭，示意孫皓接着話題說下去。

「我進來時候，」孫皓說道。「他光着睖，脫光了我女人的衣服……」

「閣下強闖總裁辦公室，毆打了蕭玉鳳小姐，」米賽珠打斷了他的話。「又結結實實地揍了山濤總裁一頓。」

孫皓再次試圖解釋。「這娘兒是他一伙，攔住我來提醒奸夫淫婦，我只是推開她。米律師，我跟蹤了三天，才找到這個機會捉奸在床，你們看到了確實證據，她一直來這裡幽會，這娘兒就是最佳證人。」

「孫夫人呢？請她出來。」米律師問道。

女秘書遲疑地瞄一眼山濤，看見身材修長，腿長手長的總裁夫人正用帶點疲憊的嚴峻目光等待着，裁剪考究的蘇格蘭條紋套裝挺得繃緊。

「蘇珊娜，我在這裡。」一個娉娉婷婷的女人及時地打開盥洗間，她姿色出眾，體形優美，衣着名貴，用標準的模特兒步伐走過來。

米賽珠用前所未有的嚴厲目光注視着她的老朋友。「瑪莎，你必須老老實實告訴我們，山濤在這裡脫光了你的衣服？」

「臭蟹！公狗一拉胯，母狗就蹶蹶。」那個丈夫的冷笑表達了他的厭惡情緒。

「口裡乾淨點，孫博士，你有學問，見過世面，社會上也是一個叮嚀響的人物。夏珺還是你的合法妻子，侮辱她只會讓你丟臉。」米賽珠臉上毫無表情，但心裡思緒紛亂，酸甜苦辣分不清楚。她知道答案是什麼，在山濤的收集癖裡不管生張熟槐、美穢俊醜。這個丈夫要的是身份的肯定，權勢的享受，認為真正男人只有在女人肚皮上才能確認。這一次，他又搞上朋友的老婆，可幹到了一個漂緻的女人，不過，那高高在上的習慣不會改變：

：

面有赭色的女人剝了丈夫一眼，這是她從盥洗間出來之後第一次看他。「我自己脫的。」

「他有沒有接觸你？撫弄你的身體？」

……

「瑪莎，這裡只有五個人，只有我是你的真正朋友。你知道我是律師，相信我，我做的一切都是爲了『博斯富集團』利益，一定對你有利。」

「沒有。」

「只有你單方面接觸他？」

「是。」

「婊子操的，恬不知恥！邪門道行天生一對。」禿腦袋瞋目結舌咀咒，有的是世界上

最卑瑣的愁腸結疙瘩熊樣。

夏珺頓時面紅耳赤，倔強地從鼻子裡哼了一聲，用一副豁出去的態度大聲說：「我替他脫的褲子，還替他口交。」

「你、你、你……」孫皓像被人在脊樑骨上揍了一拳，頓時矮了一截。

米賽珠癩腮幫子上現了個笑靨酒坑。「孫先生，我同意你的看法，這裡發生了嚴重的刑事罪行，有人必須接受法律懲罰，身敗名裂不得翻身。」

坐在椅子上觀戲的山濤哈哈大笑。

孫皓勃然大怒。「這是什麼意思？律師，這女人親口招供了姦情，你的丈夫姦污了我老婆。這個男人早已臭名遠播，社會公義會站在我這一邊。」

「法律不會站在你的一邊。法庭不能以道德處事，只能以法律執事。」

「證據確鑿，你無法為奸夫淫婦狡辯。」

「你的太太承認是她採取自動，由始至終，到你強闖進來中止這個交歡合羣圖的時候，山總裁沒有引誘她。孫先生，在愛情遊戲裡，只有道德，沒有法律，而道德是因人而異的。現行法律之下，口交不是性行爲，以時髦話來說，只能叫作——不恰當接觸。法律規定，成年男女的和姦無罪……」

「不，不行！」孫皓伸手一拍額頭，忿憤地嚷：「這是非對錯的道理不是禿頭上虱子

，明擺着嗎？律師不能這樣玩弄法律？」

躺在椅子上的山濤又剛剛哈的笑了一下，來自「定息債券部」的直線電話突然發出刺耳的聲音，律師和秘書關切地注視他拿起聽筒，知道一定發生了必須總裁作出決定的重大變化。

山濤用手捂住了聽筒送話器一頭，聽不上兩句就掛斷電話往外邊走邊說：「這裡的事你們搞妥它，我不奉陪了。」

律師聳了聳肩，回頭注視那個因為自己蠢，要求周圍的人跟着他蠢的人說道：「法律條文寫得清清楚楚。人與人之間糾纏不清的事，只有法律能保障雙方利益。」

這個說不清子丑寅卯的謝頂禿頭名人眼珠滑溜溜地轉了轉，邁步朝門口走去。「不行，我要我的律師，你們等着我的律師信吧。」

米賽珠冷笑一聲。「你打開門，警衛就把你像狗一樣鎖起來。讓記者來拍攝你的自取其辱熊樣。」

律師讓這個站在路途上躊躇不定的蠢蛋思想了一段時間，才一字字說道：「你有預謀地來到這裡，搗毀了房門，接連毆打了兩個無辜的人，其中一位是世界知名人物，香港最大華資證券集團總裁……」

「哼，無辜的人？」

「……：只要我拿起電話報警，這就是一樁惡意搗亂、損毀和毆打傷人的嚴重刑事罪行。如果屆時你的律師有我一樣能力，或者律政司有了宗教信仰，你才能走甩掉刑事恐嚇和企圖謀殺的控罪。孫皓先生，只要你走多兩步，你就身敗名裂，『安勒頓基金』會聲明與你脫離關係。你知道嗎？赤柱監獄的囚衣已經從橫條改爲綜色，套上這種衣服，你的樣子一定很可笑，像傻瓜一樣。」

轉過身的總經理兩腿像站在一片泥沼中，挪動不得。慘白的臉孔顯出一股恨意。「我太小看你了，律師。你真下賤，爲了這種男人，丟光了女人的面子。」

米賽珠嘲笑般咧開嘴角，鄙夷地搖搖頭。

「你笑什麼？」

米賽珠用英語回答：「笑你不懂得女人，還要和女人作對。泰萊，所有的女人對謀殺都有興趣，除了死屍。」

「你以爲像巫婆一樣騎着笤帚棍、車具、麥穗或者稻草就可以到處飛馳？叫女人墮落的原因除了笑貧不笑娼的觀念，就是無底的貪婪。」

「我覺得你在自打嘴巴。誰都知道，美資『安勒頓基金』一直高薪豢養着你爲『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效勞，爲國際大炒家在香港興風作浪服務。在股票市場裡使絆子，挖陷阱，玩損招兒！這兒的人誰都在等待上天收拾你，只要有過錯，便會把你一托子擔

到底，叫你永世不得翻身，等待着看你出醜的時刻。孫總經理，所有的人都在演戲，台上下兩碼事情，兩種面孔。」

「哼，誠實是一個計量的辭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尺度。你不讓我離開，有什麼好的建議？」

「我要你向山總裁和蕭小姐道歉。」

孫皓揚起一邊眉毛。「道歉？」

「一個實質的道歉，一份認錯書，承認在今天錯誤地毆打了他們。並保證永不再犯。」

「不行，你太過份了！這是哪門子的餽主意？他睡了我的老婆，還要我道歉？不要忘記，我們這種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度，對社會上的公眾人物的道德要求極之嚴格，男女關係和政治犯規一樣，傳媒會不留情面的揭發醜化。要害怕的是你們這種畸形夫婦，這裡發生的事一旦公開，我是受害人，你們卻臭氣薰天。」

「哈！孫博士，現在是什麼年代了，還說這些幾年前人人相信的鬼騙人假話。真理是跟着社會需要，像變色龍一樣不斷轉換的。現在，文明社會流行的是公私分明說法，私德不再是公眾人物擔憂的課題了。成年男女在你情我願下作出的活動不外如是，只是上帝和我們間的私事。他是眾所週知的浪子，也是香港大學市場調查裡被百分之六十五市民推許